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NEW 新

故事会

®



STORIES

情爱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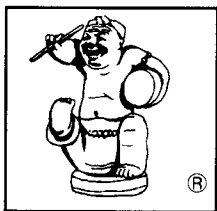
STORY SELECTION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情爱故事

故事会爱好者丛书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爱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

2006.4 重印

(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)

ISBN 7-5321-1288-8

I. 情… II. 故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9851 号

责任编辑: 鲍 放

封面设计: 李宝强

情 爱 故 事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166,000

2006 年 4 月印刷

印数: 532,600—538,700 册

ISBN 7-5321-1288-8/I·1000 定价: 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

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

《故事会》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，它如此兴旺发达，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。此情此谊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，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，决定编辑出版“《故事会》爱好者丛书”。

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、介绍各类故事精品：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、滑稽故事，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；既有童心不泯的16岁故事，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……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，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，通今博古，情趣盎然。

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，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。

故事会编辑部

故事会®



(中国名刊《故事会》注册商标)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

有时候一个好故事会改变你的一生
把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难忘的故事

邮发代号：4-225
32开本 半月刊
每本定价：2.50元
全年定价：60.00元
上半月刊每月22日出版
下半月刊每月8日出版

- ◆《故事会》1963年7月创刊，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。
- ◆1985年7月，《故事会》发行量达760万册；1979年至今，发行量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；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，排名第五位。
- ◆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“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”之一。
- ◆1997年、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“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”。
- ◆1999年、2003年、2006年连续三次获得“上海市著名商标”称号。
- ◆2000年、2002年、2004年连续三次获得“国家期刊奖”。
- ◆2001年进入“中国期刊方阵”，获“双高”（高知名度、高学术水平）期刊。
- ◆每期辟有二十多个富有特色的栏目。如笑话、幽默世界、东方夜谈、外国文学鉴赏和中篇故事等。近年来，又相继推出百姓话题、点击网络故事、感动中学生的故事、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。
- ◆2004年改为半月刊。
- ◆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行点，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。

目 录

情缘

奇怪的姻缘····· (2)

瓜棚喜相会····· (7)

恩爱

一腔池水情····· (12)

病榻二重奏····· (17)

诚实

淡淡幽香寄深情····· (24)

浪子回头金不换····· (29)

老实终究勿吃亏····· (34)

互重

铁树开花····· (40)

民街风波····· (46)

和平竞争····· (49)

尽责

玉峰巧写情书····· (56)

阿楞计报情仇····· (59)

痴情

呼噜之谜····· (66)

因祸得福····· (73)

暗号照旧····· (76)

雨夜报复····· (80)

碧溪乡影影中计····· (85)

白龙洞冬娇献身····· (89)

贪貌

一张启示····· (95)

一米八二····· (100)

一见钟情····· (105)

一百个称心····· (109)

图财

五箱外国嫁妆····· (114)

万元活鞭打鸳鸯····· (119)

摆阔

小钞票·大钞票····· (124)

大外甥·小阿姨····· (127)

求全

天涯觅芳草····· (131)

焦点·脚趾头····· (136)

猜疑

新婚之夜····· (140)

女儿像谁····· (144)

吃醋

卧室探秘····· (148)

小巷跟踪····· (153)

大上海遥控····· (158)

滑头

六角亭胡搅····· (163)

大喇叭点友····· (166)

小花园遮丑····· (170)

情谋

横塘桥头设计····· (17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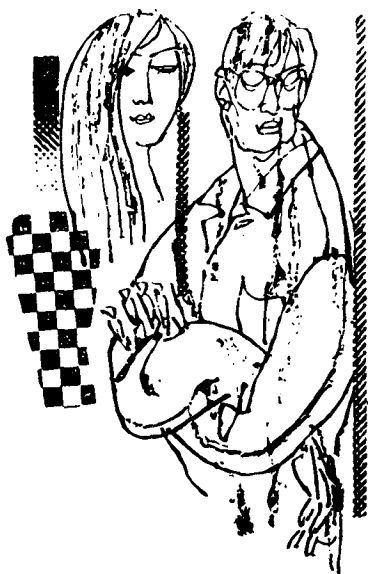
婚礼宴上施魔····· (180)

编后记····· (185)

情

缘

爱神蒙着眼睛，却会一直闯进人们的心灵。





奇怪的姻缘

俗话说，花开引蝶，树大招风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动乱时期，姑娘长得漂亮也遭罪。

有个火柴厂女工，名叫杨爱霞，个儿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还聪明、大方。

这一天，厂里的政工组老王找爱霞谈话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爱霞，恭喜你，咱厂革会主任选你做他的三儿媳妇，派我当介绍人，你要愿意，马上把你从工人提升干部，你看咋样？”爱霞一听，气得脸绯红：这主任的三儿子是个正事不入门、邪事门门通的二流子，自己怎么能同他谈恋爱呢？可再一想：这个主任靠造反起家，要是得罪了他，就会大祸临头。怎么办呢？她灵机一动，笑着对老王说：“感谢主任对我的关心，我个人问题早就解决了。”老王一听，先是一愣，随后便严肃地说：“解决个人问题，为啥不征求组织意见？”爱霞说：“我心想，组织是抓大事、管路线的，个人生活小事何必麻烦呢。”老王面孔一板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咱主任在会上讲了多少遍，如今事事有路线，恋爱结婚也有路线问题。你那朋友叫

啥名字？在哪儿工作？是工农兵还是臭老九？家庭是依靠对象还是革命对象？你得马上告诉我，我要把情况向主任汇报。”老王这一席话，问得爱霞头上直冒汗，但她沉着应付，故意装作俏皮的样子说：“现在先不告诉你，一个月后，我把人领到主任办公室，听候审查。”老王听爱霞的口气，好像她的朋友还真有点来头，也就圆滑地说：“好吧，那就等审查后再谈吧。”

爱霞回到宿舍，越想越觉得害怕，她没有谈恋爱，哪来的朋友？到时候岂不要落个欺骗组织的罪名？眼下，再托人介绍，如果声张出去，被主任知道，这事不就更糟了吗？她越想越伤心，一头栽倒在床上哭起来。哭着想，整整翻腾了一夜，也没想出个好主意。

第二天上班，她一边包装火柴，一边发愁。突然，她看着手里的火柴，心里一亮。当天，她把一只空火柴匣拿回宿舍，取出纸，写了一张便条，便条上写着：“我叫杨爱霞，今年二十三岁，火柴厂工人。凡年龄在二十六岁以下的未婚男青年，为人正派，思想进步，不管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学生，愿意和我谈婚者，请携此便条和照片，前来火柴厂面谈。”写完，拿了一张照片，用便条包好，装进空火柴匣里，打在马上出厂的火柴包里出厂了。

自从火柴匣出厂后，爱霞整天提心吊胆。一连过了四天，第五天，门房来电话，要爱霞去大门口会客。她一听，心里顿时怦怦乱跳。到了厂门口，门房老汉指着门外大槐树底下说：“就是他。”爱霞一看，树下站着一个农民打扮的青年，就快步向那边走去。那青年一见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李向农，红旗公社火箭大队社员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家中还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小妹妹，看到你的便条和照片，我就来了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和我……”爱霞一边听，一边悄悄打量对方，她觉得来人虽是农民，衣服又脏又土，头发乱蓬蓬，但体格魁梧，相貌英俊，几句简短的话，听得出是一个老成实在的人。她红着脸说：“我在便条上写得清楚，你既然接到便条和照片，我当然愿意……不过，来厂找我，也该换套衣服呀！”李向农为难地说：“这几年‘批林批孔’，我们队一个劳动日只有一角钱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钱买衣服穿。”爱霞一听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从袋里取出二十元交给李向农，说：“你拿去买一套衣服，后天中午十二点在

这里见面。”李向农接过钱，感激地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到了那天中午十二点，李向农依旧穿着那身又脏又土的衣服，准时来到大槐树下。爱霞一见就问：“你咋没换衣服？”李向农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我妈病了，钱给我妈看病用光了。”爱霞听了，忙问：“病得咋样？”李向农说：“连着打针吃药，好多了。”爱霞转身去宿舍，又取出三十元，说：“再给你三十元，二十元买衣服，十元继续给你妈看病，后天中午十二点，咱还在这里见面。”李向农接过钱，两眼深情地看看爱霞，慢慢地走了。

李向农第三次和爱霞见面了，这一次，他还是穿着那身又脏又土的衣服。爱霞不高兴地问：“咋又没换衣服？”李向农说：“队上买化肥钱不够，我把钱垫着买化肥了。”爱霞听了，低头不语。李向农解释说：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化肥买迟了，就会耽误一季庄稼，这是急事呀！”爱霞听了解释，笑着对李向农说：“你做得对。”说完，又转身去宿舍，取出五十元交给李向农，说：“这回给你五十元，二十元买衣服，三十元留着备用。星期天中午十二点，这里见面！”说完，扭头回厂去了。

星期天中午十二点，李向农还是穿着那身又脏又土的衣服，来到火柴厂门口和爱霞见面。爱霞生气了，背转身子问：“咋搞的，又没换衣服？”李向农笑着说：“走了几家服装店，我不知买啥样的衣服好，今天你休息，想请你进城当个参谋。”爱霞只好跟着李向农进城。

李向农和杨爱霞走进百货大楼，爱霞为李向农挑选了一套合适的衣服，付了钱，正要离开，李向农一把抓住她说：“别走，咱们见了四见面，你给了我一百元，又送我一套衣服，今天，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。”爱霞问：“你送我啥礼物？”李向农随手一指，说：“随你挑选，你看上啥我买啥！”爱霞一听，“噗哧”笑了，暗想：一个劳动日只有一角钱的生产队，一年能分几个钱？还说让我看上啥买啥，好大的口气！又一想：瓜子不饱情意重，能有这个想法，也算他对我的一片心意。为了不让李向农为难，她指指柜台说：“我就喜欢这把梳子。”李向农一看，标价只有五角五分，就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太小看人了！走，上二楼。”说着，就把爱霞引到二楼手表柜台前，指着一块进口表，对营业员说：“同志，买块表。”营业员上下打量着李向农，冷冷地说：“先交款，后提货。”李向农一听，把手伸进又

脏又土的衣兜里，取出一叠崭新的人民币交给营业员。营业员接过钱一数，拾元一张的整整五十张，仔细一看，还是连号码的。营业员觉得现在阶级斗争复杂，必须提高革命警惕。想到这里她转身入内，悄悄给市公安局打了个电话，公安人员要营业员设法拖延十五分钟。于是，营业员便借装表带之际拖延时间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营业员将表交给李向农，李向农当场就给爱霞戴在手上。两人转身下楼，化了装的公安人员连忙尾随跟踪。

他们走出大楼门口，爱霞就追问：“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”李向农幽默地说：“你放心，这钱是正道来的。”爱霞正要继续追问，李向农抢先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要马上回去，下星期天中午十二点，大槐树底下再见。”说完，不等爱霞点头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公安人员想：常言说，捉贼见赃。既然进口表戴在女的手上，还是盯住女的。于是，紧紧跟在爱霞身后。

爱霞和李向农分手后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：这钱会不会是李向农偷来的？她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先赶紧把表卸下来，装进衣兜。爱霞回到厂里，公安人员也跟了进去，并马上把情况向厂革会作了汇报。主任一听，立刻成立杨爱霞专案小组，并通知民兵小分队，马上把爱霞监视起来。

公安人员和老王找爱霞谈话，听说李向农是红旗公社火箭大队的社员，便马上去那里调查。谁知查来查去，火箭大队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。公安人员回厂，逼着爱霞老实交代，爱霞能交代出什么呢？她吓得哭了起来。公安人员说：“他不是约你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在大槐树底下见面吗，为了把他和他的同伙一网打尽，你得将计就计。这是对你的考验。”厂革会主任在一旁更是冷言冷语地说：“放着阳光大道不走，偏要走独木桥，现在交了个小偷做朋友，看你怎么办！”

星期天中午十二点，火柴厂门口表面上和往常一样平静，实际上到处都布了暗哨。前来赴约的李向农今天大大地变了样：理了发，吹了风，衣冠楚楚，风流潇洒，一表人才。他兴致勃勃地笑着对爱霞说：“走，去兴庆湖公园玩好吗？”爱霞只得强作笑容地跟着李向农走。

当他们走进兴庆湖公园，公安局的吉普车也相继赶到，公安局李处

长亲自部署，公安人员开始围捕。只见湖畔的长条椅上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侧，一边坐着李向农，一边坐着杨爱霞。李处长快步上前，正要执行任务，猛发现中间那位白发老人却原来是自己过去的老首长、省军区的罗司令员。他急忙笑着走了过去。罗司令员一边起身让坐，一边对李处长说：“这是我的三儿子罗华。”接着，又指着爱霞说：“这是华子的女朋友杨爱霞，火柴厂工人，今天休息，我们难得来公园玩玩。”

听了罗司令员的介绍，李处长和公安人员都愣住了，身后的厂革会主任惊得目瞪口呆。司令员哈哈大笑：“华子，你们这种恋爱的方法可不大好呀，你看看，把公安局都惊动了。”

罗华红着脸，站起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李处长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几年来，别人给我介绍了不少女朋友，可她们都是冲着我父亲的地位来的。二十天前，我买了一匣火柴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有一张征婚和一张照片。看过便条，我觉得爱霞不是那种追求金钱地位的姑娘。为了试探真假，我有意化装成农民……”爱霞不等罗华说完，指着厂革会主任气愤地说：“我这样做，全是他们逼出来的！”

接着，爱霞便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厂革会主任当着这么多人又不好发作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罗司令员哈哈大笑，对李处长说：“虽说他们俩谈恋爱的方法叫人感到新奇，可这对年轻人正确的恋爱观我们可要支持和保护哟！”

第二天，这个奇怪的姻缘就像长了翅膀带了电，传遍全城。

瓜棚喜相会



小王村有个老汉名叫孙百发，人称老孙头，老孙头老伴早已去世，只有一个女儿月娟和他相依为命。老孙头当了好多年小王村的村长，可前年改选，村长这个宝座被一个名叫张振坤的年轻人坐上了，从此，老孙头对这个小伙子恨得不得了。

谁知老孙头恨张振坤，他那个宝贝女儿月娟却偏偏相中了张振坤。

老孙头不当村长，就在村西头种上了几亩地西瓜。他在瓜田当中砌了间砖墙看瓜棚，还在砖墙上挖了几个瞭望洞，远远望去，活像个碉堡，给这块瓜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这天夜晚，月娟奉父亲之命带了一条狗，代爹看瓜。这是个和情人约会的好机会，岂肯放过？于是约来了张振坤，两个人依偎着，说起了悄悄话。

两个人正沉浸在甜蜜之中，突然狗“汪汪汪”叫起来。接着，又听到老孙头的咳嗽声和渐渐走近的脚步声。老孙头突然出现，月娟大吃一惊：爹原说今晚有事去县城不来瓜棚的，咋突然来了？难道我们的约会

被他知道了？哎呀，若被爹撞见了，可咋收场呀！月娟紧张，张振坤更紧张，两个人急得暗暗叫苦，两颗心怦怦乱跳。

老孙头“沙沙”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怎么办？月娟突然看到身边的草床。这草床是老孙头睡觉用的，床是木头支起来的，上面垫着草，草上盖着条大床单，床单两边都搭拉到地上，正好把床下面遮了个严严实实。情急智生，月娟急忙一拉床单，指指床底下，悄悄对张振坤说：“躲进去！”张振坤也想不出其他好办法，就一弓腰，钻进了黑咕隆咚的床底下。月娟忙把床单弄好，然后就趴在床上装睡觉。

月娟刚趴下，老孙头就敲门了。月娟装做刚睡醒的样子，开了门。老孙头走进瓜棚，说：“咋这么贪睡呀？瓜丢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月娟装着一边揉眼睛一边问：“爹，你到家了吗？我今晚给你炖了只鸡。”“没到家。”“那你快回家喝鸡汤呀，喝好鸡汤再来换我。”“我在城里吃过了。月娟，快回家吧，这里有爹。”

月娟见爹赶自己走，心里一惊，赖着不肯走。老孙头生气了：“快走吧，天都不早了。走，走。再不走，看爹不收拾你！”

月娟为难死了，不走吧，爹的脾气犟得很；走吧，哪放得下心。她想了想，就提高嗓门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好吧，那我走啦，你一人可要当心哪！”这话当然是说给床底下的张振坤听的。

老孙头鼻子一哼：“废话！”月娟又说：“夜里要当心，不要弄得扑通怪响的。”老孙头嗔道：“这丫头说哪一朝话呀？唠唠叨叨的，你当爹是三岁小孩呀？快走，快给我走！”

月娟没法子，只得走了。等月娟一走，老孙头装上旱烟袋，坐在棚门口，两眼瞪得大大的望着前方。

约莫过了一刻钟，又一个黑影往瓜棚走来。狗又“汪汪”叫着向黑影扑去，但跑到黑影跟前却不叫了，反倒围着黑影摇起尾巴来。

那黑影是谁？原来是老孙头的老相好，叫何淑贞，是个寡妇。她和老孙头从小相爱，因老孙头父母早给老孙头订了娃娃亲，两人只好分手。眼下一个是寡妇，一个是鳏夫，做起了“露水夫妻”。今天，他特地约她来瓜棚，商量他们的事来了。

这对老相好，你挨着我，我依着你，正说着悄悄话，突然，那狗又

“汪、汪、汪”叫开了，接着，传来了月娟的声音。

这一下，可把瓜棚里两个人吓得同时憋住了气。老孙头心里骂道：“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又来了？”何淑贞更是急得老脸通红：这事给月娟见了，可难为情死了！老孙头也是情急智生，一指那张大床，悄声说：“快藏到床下面去！”说着，一把把她摁进床肚里。

何淑贞刚钻进床肚里，月娟就“咚咚咚”敲开了门。老孙头忙放下床单，装着没事一样开了门，问道：“你咋又来啦？”月娟说：“爹，我怕你在城里没吃饱，就把炖的鸡热了热给你端来了，喏，我还拿来一瓶白酒。”边说边把鸡和酒放在板凳上。

“哎呀，我都吃过了，还费这事干啥。好了，放这儿吧，快回去睡觉。”

“爹呀，咱西屋家的吴奶奶要吃香瓜，你去地里给摘几个吧。”

“你自己去摘。”“黑咕隆咚的，我摘不好。爹，还是你去吧。”“噢，我上午不是摘了一些放家里吗？你送去就好啦。”“那太少，太少。”

父女俩都想走走对方，不让对方发现床肚里的秘密，所以谁也不肯走出瓜棚。

这时候，月娟见支不走爹，干脆一屁股坐在床上，说：“爹，我和你谈件事。”“啥事？明天谈吧。”老孙头也一屁股坐在床上，这下，两个人僵持开了。

床上两人干坐着，可苦坏了床肚里的两个人。张振坤见又有人钻进来，吓得缩在角落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何淑贞被老孙头推进床底下后，一直蹲着，时间一长，两只脚麻酥酥的，就悄悄伸开双脚。谁知脚一伸，碰到一个肉鼓鼓的活东西，吓得她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一收腿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脑袋撞在床板上。

床下这一声“扑通”，吓得坐在床上的两个人心里也“扑通”一跳，惊得同时跳到地上，四只眼睛惊恐地望着草床。两个人呆了一刻。月娟掩饰说：“呃，是耗子。”老孙头忙接过来说：“对，是耗子，你听，还叫呢！”

爷俩又一个东头一个西头坐下来。老孙头又提起了中断的话头：“啥事呀？你快说。”“爹，我找……找了个对象。”“啊，对象？谁？”“张振坤！”

“张振坤？”老孙头心中一惊：这丫头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提张振

坤？难道她已经发觉今晚的事，故意来卡我？“这——”老孙头可尴尬了。

“爹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月娟撒娇地晃着父亲的膀子。“呃——”老孙头的喉结“骨碌碌”地上下直滚，像吞了个整鸡蛋。为什么？他有苦难言哪！

月娟见爹不吱声，哎，默许啦。于是乘机攻击：“爹，你同意啦，你真是我的好爹爹。爹，振坤说了，待咱……他会像侍候亲爹一样侍候你老人家呢。”月娟说着，悄悄把手伸到床边，把被单揭了一条缝。

这一下，把老孙头吓了一跳：莫非她已发现了秘密？他怕闺女把被单一揭，冷不丁地叫一声：“出来！”哎哟哇，这不把床底下的女人羞死呀。他忙叹口气说：“好吧，不过，我也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。”“啥？你说吧！”“唉，我一天天老了，越来越孤单，想找个老伴在身边，谈谈说说。”老孙头说着，装着不在意的样子，把身边的床单裂缝往外拽拽。

月娟清楚，爹说的老伴是谁，但一看爹把床单往外拽，心里慌了，赶紧说：“爹，我没意见。”“真的？没意见？”老孙头眼里闪着晶亮的泪花，“同意了，我闺女同意了。”他忘情地向床下人报告消息，并弯腰要掀床单。“慢！”月娟赶紧摁着爹的手，“爹，这事，我看再问一下张振坤……”她话音没落，突然从床下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我也同意。”

一听是男人的声音，老孙头惊得跳下床，向后一退，一脚碰翻了板凳，只听“扑通”、“砰”一阵响，凳上的一盘鸡肉打翻了，酒瓶砸碎了。

月娟也急忙跳下床，拉起床单轻声说：“出来吧。”

可是，当她见从床下钻出了一个女人，惊得瞪大眼睛：咦？怎么回事？老孙头忙去搀起女人，心里也纳闷：刚才不是男的说吗？

“大伯——”随着喊声，张振坤从床下钻了出来。

这会，四个人，八只眼，他望望你，你望望他，噢，大家全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！“妈——”张振坤向女人叫了一声。啊，原来这女人就是张振坤的妈妈呀。

这时月娟摸着张振坤的后腰，向老孙头努着嘴，眨着眼。张振坤立刻会意，响亮地叫了声“爹——”

月娟也过去拉着何淑贞的膀子，甜甜地叫了声“妈——”

张志强 搜集整理